



从南洋到北大的人生轨迹 十三

回国“落地生根”纪实 赖荣源

行前准备工作，行前向其他成员介绍访问对象的情况；在华盛顿，我负责向美国新闻署方面全面介绍北大全校关于美国学（American Studies）的教学与研究情况以及北大图书馆相关书刊的收藏和参考咨询工作。此外，根据访问计划我们还到著名的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政府出版机构（GPO）和教育信息研究中心（ERIC）等机构参观和进行专业交流。美方对这次访问颇为重视，主要负责官员亲自接待，还全程配备两位翻译。不过，我们一般还能自主与美方对话，翻译们基本上在一旁休闲。我们认真务实的态度使这次参观访问的任务得以圆满完成，收获颇丰。事后，图书馆领导对访问结果包括我意外扮演的“团长”角色表示满意。

讲校史间不长，体验和感受也不太深刻，不过在一定意义和程度上，似乎我的“美国梦”也得到实现。说到我的“美国梦”，不禁联想到那年6月前后的特殊日子，进修即将结束时，在俄大图书馆举办的欢送会上发生的一段小插曲。当时我在会上致辞，说到“My American dream comes true”这一句话时，意外地发现，美国友人的脸上骤然流露出惊诧的表情。我随即意识到他们肯定是领会错了，误以为我有滞留美国之意。实际上，在那年国内发生6月风波后，据悉正在出国访问的个别北大



全家人在纽约“实地体验”中国在联合国的神圣地位

同事，其中也有我相识的，借机滞留，以期取得所在国的长期居留权。而我自己也曾接到交往多年的一位美国友人的电话，善意地表示如果回国不安全的话，可到她那里想办法。后来又有一位美籍华人朋友当面表示如果需要的话，她可帮助我在一个大学图书馆找一份工作做。不过我均婉言谢绝她们的好意，告知她们我回国不会有安全问题，请她们放心。其实，我认为美国再好，毕竟是别人的家园，我怎么可能舍弃培养我三十六年的祖国和我为之奉献了整个青春的北大燕园呢？于是我立刻向他们解释道，我的“美国梦”不是指一般大家所说的欲留在美国实现自己的梦想，而是指作为研究国际问题尤其是美国问题的学者，历经沧桑，终于在年过半百之际才有机会亲自来美国学习参访，深感唯有把握住这次弥足珍贵的学习机会，将学到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带回中国，带回北大，报效自己的祖国和母校，我的这个“美国梦”才算真正圆满。误会烟消云散，双方一笑释然。

1992年，北大图书馆根据参加全国文献资料调查与布局研究的工作经验，首次对馆藏（西文文献为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调查与质量评估，并在这个基础上内部出版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文献调查评估报告集》一书。在这项工作中，我担任副主编，负责经济学部分的编撰工作，作为全馆的试点，先行一步，随后还负责哲学、政治等总共四门学科的编撰工作。初稿完成后，我们向专家学者征求对这些报告的意见，专家学者们反响热烈，评价很高。其中，政治学科的报告获得了政治学系有关专家的赞许，认为报告颇有助于了解国外的政治学科及其相关文献的发展动态，对北大政治系制定教学与研究改革方案也颇有启示。尤其是对经济学科的报告，经济学院的老院长、中国经济学界泰斗陈岱孙教授专门写信给我，表示“尽两日之力，详看了报告并翻阅附录资料”，认为“这项工作过去没有人做过的，调查详细，书目选得好，估计适当，对图书馆经济学及其他书

刊购置可以起到很好的指导作用”。经济学院两位资深教授范家骧教授和刘方域教授看了报告后，还主动将其推荐给《北大学报》，经必要的修改后予以发表；《光明日报》编辑人员向我了解情况后，在《中华读书报》发表文章详细介绍这份报告的内容，以飨广大读者；北京的一家高校出版社还专程到图书馆索取这份报告中有关历届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及其著作的调查资料，为今后翻译出版相关文集作参考，并邀请我将来参与相关工作，因该研究领域非我所长，我予以婉拒，他们过后还特地托人酬谢。

值得一提的是，图书馆期刊部的负责人看了这份报告后，认为这份报告是整个报告文集中最有分量的，材料详实，分析评估透彻到位，尤其是对馆藏国外期刊文献的质量进行量化评估所取得的数据基本上符合文献计量学家布拉德福所揭示的文献离散规律。这使我感到意外，因为之前并不知道什么叫文献离散规律，真可谓是“无心栽柳柳成荫”。正是由于上述的机缘，在由北大图书馆主持的国家教委关于“核心期刊的文献计量学研究”项目的工作中，我有机会参加这个项目的子课题之一“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研究”项目属下的《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1997年版、2000年版和2005年版）的编撰工作（从前

也曾邀请过我参加有关中文核心期刊总览的编撰工作，我以平时很少翻阅中文期刊为由予以婉拒。除了担任编委之外，还先后负责编撰经济学科和政治学科等核心期刊研究的相关报告和数据资料。《国外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总览》的正式出版，填补了我国在外文期刊的人文及社会科学的核心期刊研究领域长期存在的空白，为我国的科研成果评定和职称评定工作提供了较为科学的参考依据。

对我个人而言，参与上述几项工作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多年前研究生同窗好友曾半开玩笑地戏称我为勤于动脑而疏于动笔的“书呆”，这在一定程度上点出了我在业务工作上的偏颇。以往我满足于或受制于一种理念的思维局限，认为将学生培育成才就是教师成绩的最好体现，图书馆馆藏文献的完善和参考咨询工作质量的提升就是图书馆工作者业绩的最好体现。虽然平时针对某些课题认真思索后，有时头脑中会产生个人的一些心得体会或看法，但往往因主观上欠缺必要的动力和激情而疏于动笔，随着时光的流逝，也就养成了疏于动笔的行为习惯。往日境外的老校友和在北大出版社和著名财经杂志工作的一些学生曾先后约我撰写有关回忆录、涉外财经问题等文章，或将自编教材加以整理加工成正式的教科书出版，对他们的这些好意我往往